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彗星时代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周丽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In the Days of the Comet

彗星时代

—— [英]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 / 著 周丽萍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彗星时代/ (英) 威尔斯 (Wells, H.G.) 著; 周丽萍译.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11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英国卷. 第8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229-7

I. 彗… II. ①威…②周…III. 科学幻想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10677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彗星时代

作 者 (英) 威尔斯

译 者 周丽萍

责任编辑 其木格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229-7/I · 2187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 (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彗星时代

序	2
卷一	4
第一章	4
第二章	28
第三章	50
第四章	86
第五章	105
卷二	126
第一章	126
第二章	146
第三章	161
卷三	172
第一章	172
第二章	193
第三章	204
结局	214

新马基雅弗利

第一章	218
第二章	235
第三章	344
第四章	252
第五章	256
第六章	262
第七章	272
第八章	283
第九章	299
第十章	307

彗星时代

序

我见到一个花白头发、身体强壮的男人正在桌前写作。

他的房间在一个塔楼中，非常高，由他左边高大的窗子里往外看，仅能远远地看到海平面、一块海岬与好几英里以外的一个城镇，在夕阳的余晖下，这一切看上去一片朦胧。房间中所有的家具摆设井井有条，使人感到很惬意，并且看起来精美雅致。我描述不出那是什么样式。该人服饰朴素，也无法判断他穿的是什么朝代或哪个国家的衣服。我想，那也许是未来的幸运时代或乌托邦时代的衣服吧。亨利·詹姆斯在《最美好的地方》里所讲的话与描述过的故事不禁在我心中闪过，但又立即消失了，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我见那人用来写作的是一种像钢笔一样的东西，样子挺奇怪，很明显，它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期的产品。他写得特别流畅，只要写完一张，便顺手将它放在窗前的一个精致的小桌上。许多写好的稿子已用回形针别起来，一本本摞好，随便放在上边的几张，是他刚完成的。

他很明显已感觉到我的出现，我站在那儿等他放下笔休息一会儿。虽然他年事已高，但是运笔仍旧平稳有力。

我看到他的头顶上方斜挂着一个凹面镜，镜子中映出的影影绰绰的景物使我很感兴趣，我抬头认真地看着，镜子中有一座宫殿、一座露台与一条街道。因为凹面镜的放大与折射作用，它们看上去特别考究、光彩耀眼，可是都形状奇特，使人无法描述；要说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都已经失去了本来

的面目。我赶紧扭过头去，想通过后面的窗子将左边的景物直接看清楚些，但是窗子很高，想看也看不到。很快，我重新回到那面能够让景物失去本来面目的哈哈镜前。

此刻写作之人已经靠在椅子上。他把手里的笔放下，有些恼怒地吁了一口气：“哦！工作你呀，你！使我感到满足，也使我感到劳乏！”——这完全是一个写得非常出色之人才会用的语气。

“这是哪儿？”我问，“您又是什么人？”

他马上惊诧地望了望周围。

“这是哪儿？”我重新问道，“我这是在哪儿？”

他仰起皱纹密布的前额看了我一会儿，然后亲切地微然一笑，手指着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在写东西。”他说道。

“关于这个地方的？”

“关于那场骤变。”

我坐下来。坐在这把椅子上非常舒适，放置的地方也很不错，正好在灯的下面。

“不知道你想不想看一看。”他说。

我用手指着草稿。“这是说明吗？”我问。

“能说得清楚。”他回答说。

他一面看着我，一面伸手又拿了一页稿纸。

我的视线离开了他，仔细看了看他的房间，最后又落在那张小桌子上。一摞标着很引人注目的“I”字的稿件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将它拿起来，并且冲他温和的目光笑了笑。“非常不错。”我忽然自在地说，他点点头接着写下去。而我则满怀狐疑，开始读他的文稿。

以下的故事，正是那个开朗而又很努力的老者在那个使人惬意的地方所写下的。

卷 一

第一章

—

我打算写一个有关那场骤变的故事，由于那场骤变对我本人和一两个命运跟我关系密切的人影响颇深，诚然这么做也是为从中找到一些乐趣。我在很久以前，在思想还没有成熟的困难的青年时期，心中就有了想写书的愿望。想像着有一天成为作家，是我那时候解除精神痛苦的主要途径。我曾嫉妒而羡慕地看了能够找到的所有关于文学界和作家传记的报道摘录。可以找到空闲的时间与机会来开始并能够多少实现一些曾经完全不能实现的梦想，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是我认为，就算曾经在这样一个能够提供很多现实的有益素材的世界上生活，还不能作为我写作的动力；历经苦难，还不是让我坐到这桌前来的惟一原因。我发现描述那些无法忘记的昔日旧事，正在成为能让我的思维一直保持清晰的不可或缺的东西。时光的消逝总会让人追忆过去，青春对一个七十二岁的人而言，远比他四十岁的时候显得更加重要。青春早就离我而去。过去的生活和今天好像彻底断绝了联系，它显得非常陌生，非常荒唐，有的时候甚至让我对它是不是曾经存在过产生疑心。

资料荡然无存，老地方的房子也都不见了。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我徒步经过沼泽地的时候，忽然停止了脚步，这儿以前是斯沃辛利亚冷清的郊区，再向前走，就是利特。我不禁问自己：“这里确实是我蹲在杂草丛里，在扒拉一个陶罐的时候因使劲太大而把它打碎，然后将子弹装到手枪里打算杀人的地方吗？我难道这辈子中确实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难道确实产生过那种情绪、思想与念头？不会是哪个梦里出现的妖怪将虚幻的记忆放到我那已经远逝的生活记录里去了吧？”肯定还有很多活着的人像我一样困惑。我还觉得，为了使那些正在成长而以后理所当然在实现人类伟大的事业中代替我们位置的人对今天以前的经历有一些了解，就算是个大致的了解，也需要很多像我一样的人将往事说出来。我的经历正好就是那场骤变中很典型的事例，我是在激情奔放的时刻赶上那场骤变的，一场偶然的事变正好将我抛向那个新秩序的中心。

记忆穿过五十年的时间，将我带到一个窗口向漫天星斗开着的屋子里。一看到那盏光线黯淡的灯，鼻子立刻闻到了这间屋里那股特别的气味，那是盏灯芯粗糙、点着便宜煤油的灯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气味。那时候电灯照明已经发明了十五年，但是世界上大多数地区却依然用这种煤油灯。这正是伴随嗅觉最先浮现在我脑子中的情形。这是晚上弥漫在房间里的气味，白天，它就散发出另外一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特别的刺鼻气味，这样的气味更是无法形容。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将这种气味与尘埃联系了起来。

下面，我将那间屋子给你们详细讲述一下。房间大概有八英尺长，七英尺宽，它的高度则稍稍超过长和宽；被煤油灯熏得发黑的灰泥天棚上有很多裂纹和气泡的地方，有一处因为渗水成了黄色，也可以说是黄绿色。它的墙上有一种黑褐色的印花墙纸，图案呈深红色，样子既像卷曲的鸵鸟羽毛，还有几分像茛苕花，这样的花开始凋谢的时候颜色发黄，倒也别有一种华丽。墙纸上有几个露着灰泥的大洞，那是帕洛德为了把画挂到墙上，钉钉子没有钉成而留下的。有一颗钉子碰到了两块砖中间的缝隙，钻入墙壁算是安顿了下来，帕洛德用一条无法看出先前是什么颜色的绳子打了一个结，将一个悬

挂书架将就着挂在了这颗钉子上。书架涂着一层蓝色瓷漆，又用几颗平头钉钉了一条带流苏的粉红色花边，这玩意儿是用美国布料做的。一张小桌占据着书架下边的地方，如果谁胆敢把腿伸到桌下侵犯它的领地，肯定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桌上铺着一块布，红黑相间的图案因为帕洛德的多用墨水瓶的作用看上去不再那样单调乏味；一盏散发出难闻气味的煤油灯是整个桌上最引人注目的中心。你应该知道，那盏灯是用一种不是瓷也不是玻璃的半透明白色材料做的，并不能保护看书人的眼睛，它的作用好像只是明显地突出灯外面积满了尘埃和烟污这个事实。

屋内凹凸不平的地板上有一层斑驳脱落的咖啡色的涂层，在尘埃与阴影中依稀可见一小片像孤岛一样的旧地毯。

房间里有一个非常小的壁炉，是用生铁铸的，涂了黄漆。比壁炉更小的铁围栏，除去很不配套以外，还让灰色的壁炉地面石全都露了出来。炉子中没有生火，炉条后面只能看到一些碎纸与一个用玉米棒制成的破烟斗。距它很远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个装煤的箱子，箱子上的合叶已经损坏。每一间屋里都要砌一个壁炉是当时的风俗。用壁炉取暖的时候，产生的灰尘远远地超出了它能提供的热气，而那快要掉下来的窗户、狭窄的烟道和无法关上的门，自然就形成了房里惟一的通风系统，不必再进行调配。

房间的一侧是帕洛德睡的那张四脚带轮的小床，铺着灰床单，上边又罩着一条百衲床罩，它盖住了箱子和其它的零星用品；窗子两边的角落里分别放着一个旧杂品柜与一个脸盆架，架上放着几样基本的盥洗用品。

脸盆架是用松木做的，做它的那个木匠经过匆忙砍刨就将它做成了，但是他在架子的接口和支脚上故意加了几个装饰球来引起人们的注意，以此掩盖自己粗糙的手艺。这个架子很明显曾落入了一个粗心随意的人手里，那位先生配备了一把赭色油漆、凡立水与一整套很有弹性的梳子。我想，他肯定是先在架上涂上油漆，再涂凡立水，最后则用梳子将凡立水梳出像某种木材纹理的奇异的花纹。这个脸盆架很明显曾长时间遭受虐待，在它最终到了这个臭气熏天的避难所而成了帕洛德保持个人卫生的必需品以前，经过许多磨

难，饱受削、砍、戳、劈、锤击、脚踢、火烤、日晒、雨淋、污染与水淹之苦，就差没被焚烧和擦洗了。帕洛德的盥洗用具主要是一个水盆、一个水罐与一个马口铁制的弃物桶，另外还有一块装在盒子里的黄肥皂、一把牙刷、一把形状像鼠尾的修面刷、一条浮松布毛巾和一两种其它的小东西。在当时，只有那些事业非常成功的人的日用品才会配备齐全。需要补充的是，帕洛德平常用的每一滴水，都是一个被他称作“女奴”的倒霉的年轻使女，由最下面一层到顶楼一桶桶拎上来，用完以后又一桶桶提下去的。我们也许都忘了，讲究个人清洁卫生就在不久以前还可以算是一个现代化的发明呢。帕洛德有生以来从来没有脱光衣服游过泳，从小也没有洗过一次澡。也就是说将全身从上到下同时洗一遍。这个事实一点儿也不假。在我将要讲给你们听的我们那个年代，即使你在五十个人里面，也不会找到一个和他习惯不一样的人。

一个有两大两小四个抽屉都漆着奇异花纹的柜子中，装着帕洛德换洗的衣服，门上的钉子上有他的两顶帽子。上面所说的，就是我所知道的骤变以前一间“卧室兼起居室”里面的一切财产。啊，我还忘记那里有把椅子，尽管它有个“厚坐垫”，可是并不能弥补它的藤椅座所有的缺陷。我之所以把它忘了，是由于这个故事刚开始的时候，我自己正好坐在上面。

我将帕洛德的房间讲得这样详细，只是为了帮助你们了解我写作之前的几个章节，读者诸君可不要以为我对那种简陋的陈设与煤油灯的刺鼻气味很感兴趣。那一切肮脏的东西，构成了我所能想像出来的最自然与最合适的生活环境，它们便是我认识的世界。当时我正一心想着更严肃的事情，只是到了回首往事的今天，我才将那些细节当作值得留意与意味深长的事情，把它们视为我们心里那个动乱旧世界的外在象征。

二

帕洛德站在打开的窗子前，两手拿着一架用来看戏的小型望远镜，寻找那颗刚刚出现的彗星，有时找到了它，有时又不敢确定究竟是不是，有时又找不到它了。

我那时候简直恨透了那颗彗星，因为我正迫切地希望谈一下其它的事情，而帕洛德脑子里想的只有那颗彗星。当时我非常冲动，正被交织在心里的烦恼与痛苦弄得极其烦躁。我想向帕洛德敞开自己的心扉，起码也要将我的烦恼全都说出来，以减少一点儿心里的痛苦，因此，他讲的我一点儿也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我初次听说空中数不清的点点里面还有这个新点，如果以后再也不会听说它，我一点儿也不在乎。

我们是两个几乎一样大的小伙子，帕洛德二十二岁，比我早出生八个月。他是——我觉得最合适的说法——奥弗卡斯尔一个小律师的“引人注意的书记员”，而我则是克莱顿的罗顿陶瓷厂的一个三等办事员。我们在斯沃辛利亚基督教青年会的“议会”上第一次见面，一起上了在奥弗卡斯尔开办的讲习班，他学科学，我学速记。我们一起回家，就这样建立了友情。（应当说明的是，斯沃辛利亚、克莱顿和奥弗卡斯尔是坐落在中部大工业区的三个相邻的市镇。）我们彼此倾吐心里对宗教产生怀疑这个秘密，谈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曾经两次在星期天晚上来我家吃晚饭，我则毫不客气地用他的房间。当时他是一个既害羞而又满怀激情的青年，很高的个子，长着亚麻色的头发，脖子与手腕都长得很短。他一星期两次到奥弗卡斯尔的补习学校夜校班去上课，自然地理学是他最感兴趣的“学科”。他的心智经过这样一番日益积累潜移默化的启发以后，整个心灵就都被外层空间的一切奇观占据了。他从在利特的沼泽地那个地方种田的叔父那里要来了那个用来看戏的小望远

镜，又买来一张印在廉价纸上的《星座全图》与一本《惠特克年鉴》。有一段日子，只有白天与黑夜才能够打断他对天体的观察。观察天体是惟一能让他在生活中得到真正满足的事情。无垠的太空和那些在没有经过探测的深渊里也许存在的轻轻游弋的神秘物体，深深地把他吸引了。在应天体迷需要而发行的小型月刊《苍穹》上登载的一篇专题文章的帮助下，他经过不知疲倦的搜寻，总算用自己的小望远镜找到了那个从外层空间第一次访问我们星系的客人。他目不转睛地看着在数不清的像针尖一样大的亮点当中闪烁着昏暗光芒的那个东西。无论如何都看不够，所以我只能失望地等待。

“太好了，”他赞叹了一声，然后又是意味深长的一声，“太好了！”

他转过身来问：“难道你不想看一下吗？”

我不得不过去看，随后又勉强听他谈论那难得看见的不速之客，它原来是我们这个世界从古到今所能够看见的最大的彗星之一；它的运行轨道从起点到地球有千百万英里，但在帕洛德眼中，这段距离不过一步之遥；它的绿色光谱带使人不可理解，人们正在用分光镜探测它的化学成分，甚至还拍到了彗尾正在展开时的状态（现在它又卷起来了）。最不寻常的是，它的尾部居然冲着太阳。就在他叙述这一切的时候，我思绪起伏，心神不安，但是想的却完全是其它的事情：先是内蒂·斯图亚特和她刚刚给我写来的信，然后是那天下午我看见的老罗顿那张可恶的脸。我时而想着怎样回答内蒂，时而又想着怎样对付我的老板（虽然已经晚了），最后还是内蒂占据了 my 脑子。

内蒂·斯图亚特是富翁维罗尔先生遗孀的园丁头儿的女儿，我们两个在十八岁以前就接过吻，成了情人。我们两个的母亲是远房堂姊妹，也是老同学。我父亲死于一场火车事故，年轻的母亲便成了寡妇，只能靠出租房屋维持生活（她是克莱顿教区牧师的二房东）。虽然我母亲眼下的处境远远不如斯图亚特太太，但她仍然保持着间或去切克希尔庄园园丁家拜访的好习惯，所以二位老朋友的友情才延续下来。我陪她去过一回。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七月傍晚，就是那种夜色久久不肯降临、星辰伴着月亮也缓慢到来的漫长的傍晚。暮色朦胧之中，内蒂和我，两个初恋的人，最后走到金鱼缸边的紫

杉丛前，靠在一起，羞涩地许下我们的诺言。我到现在仍旧记得那激动人心的大胆的经历。有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忘记的。内蒂身穿洁白的衣裙，卷曲而柔顺的黑色长发从她那双黑亮的眼睛上方垂下来；一条珍珠项链挂在她那非常漂亮的脖子上，脖子前有一个小金币。我吻了她那两片有些勉强的嘴唇，而在我以后的三年里——再也不可能了！而我自己还觉得在我们以后的大半生中，我愿意为她上刀山、下火海，甚至为她而死。

你们一定要明白。真的要明白，现在是一年比一年难。当时的世界与现在差别太大了。那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原本能够避免的骚乱、疾病和痛苦由于丑恶与愚昧无情的粗暴行径而肆虐；但是，即使在那种黑暗里，也会间或出现昙花一现的美好时刻，而这种时刻，我好像永远也体会不到了。骤变已降临，我们已经处在幸福美好的环境里，地球上一片平静的景象，所有的人都彼此友好对待。谁也不想回到过去的痛苦当中，那样的苦难已被完全粉碎，它那灰色的幕布已被强烈的欢乐与极强的观察力一次次完全刺穿。在我眼中，那些痛苦如今已从生活中永远消逝，不复存在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正是那场骤变，或者说是只有那场骤变，才让我的生活脱离了两个极端。现在已经离我远去的青春——甚至还有中年时代，把它的绝望与狂喜带走了，也许留给我的只有判断力、同情心与记忆？

我说不清。一个想回答这个几乎无法回答的问题的人，不管现在或是过去，都得是一个年轻人。

也许，甚至连旧时代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也不能在我们这种人身上发现一点点美。我手里有两张相片，它们此刻就放在我写作的这张桌子上。我在上边看见一个穿着一身不合适的衣服的害羞青年和内蒂。至于内蒂，就是内蒂，也穿得非常朴素，身体的姿势看上去十分僵硬。但是，我却透过相片看见了过去的她，她那耀人的光彩以及对我特有的吸引力也重新浮现在我的头脑中。她自己曾为这张相片而露出得意的神色——要不我早就把它扔了。

实实在在的美是很难用语言形容的。真希望我还有些艺术头脑，能够将用语言难以描述的东西形象地在稿纸的空白处画出来。那就是她目光中散发

的魅力，那就是她的上唇，尽管有微妙的不同，却能够让她在优雅地闭上嘴唇的时候露出幸福的微笑。那迷人的、幸福的微笑呀！

我们互相亲吻，决定暂且不将我们已经做出的无法更改的选择告诉自己的父母。分别的时刻来临了，我们在大家面前腼腆地告了别，然后我和母亲经过月光皎洁的公园，伴着受惊的鹿儿踏在蕨丛上面发出的簌簌响声，踏上了回家的路，朝切克希尔的火车站走去，接着从那儿返回克莱顿我们黯淡肮脏的地下室中。后来差不多一年中，我只能在梦中见到内蒂，没有真的见她一面。当我们好不容易再次见面时，就准备通信，这件事情进行得很隐秘，因为内蒂不想让她的家人。也包括她惟一的妹妹——知道她在恋爱。因此，我只能借她一个在伦敦附近居住的要好同学的手鸿雁传书，给她带去我那些加上封印的宝贵的信。到现在我还能够写出那个地址，可是那里的房屋、街道和附近的建筑早就不见了踪影，没有人再能看见了。

通信这个方式让我们之间疏远起来，因为这是我们初次进行理性的接触，而我们进行思想交流的时候，又一定要先找出准确的表达方式。

你应该知道，当时的思想领域处在一种极度畸形的状态中，充满了不合时宜的陈腐套话、笨拙的夸大其词、别出心裁或者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和俗言隐语，歪曲的就像一座座迷宫。心里话经常刚到嘴边就成了乱七八糟的胡说八道。我从小就受母亲影响，受到对宗教礼法、行事准则、社会与政治秩序的一些古怪狭隘的老信念的熏陶，它们实际上和当时日常生活的现实同需要格格不入，就像只把衣服里子放到抽屉里用熏衣草熏一样。我母亲的宗教信仰确实散发着一股熏衣草的味道，每到星期日，她就将所有现实生活中穿的衣服甚至日常的家什等都放到一边，然后将一双红肿甚至龟裂的手藏在认真缝补过的黑手套里，换上她的旧黑绸裙子与饰着飘带的帽子，领着打扮得也不和平常一样的我，一同去教堂。我们在那里唱诗，躬身聆听牧师大声祈祷并且高声应答，在唱完以“面对圣父圣子”开始的荣耀颂后，教民们就一同叹息一声站起身来，全都显得精神振奋、富有朝气。然后，进行得非常顺利的简短布道就结束了。我母亲信仰的宗教有一个使人心惊胆战的燃烧着剧

烈火焰的地狱，还有个魔鬼，不必说，他就是英王陛下的敌人。肮脏的肉欲遭到深深的谴责，我们毫不怀疑地应当相信，在我们这个不幸的世界上，大部分人会永远遭受严厉的惩罚，为他们的过失和罪孽赎罪；世界永存，阿门。而那剧烈燃烧的火焰也确实含有深意。但这些早在我出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由盛而衰，变得不是非常真实可信了，就连它在我儿时曾让我害怕，现在也忘记了，它无论如何也不会比被比斯托克杀掉的那个巨人更可怕。现在我认为，宗教信仰正如镶嵌在我可怜的老妈妈疲惫不堪的面孔上的一样装饰品，好像就是长在她身上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我们的小胖子房客加比塔斯先生，穿上牧师长袍看上去有点儿异样，他粗声粗气地将嗓门提得像伊丽莎白时代的祷告者那样高昂。在我眼中，他这样做好像是想使我母亲对上帝的信仰产生一种特别的兴趣。她真的温柔地向他流露出了自己对上帝的信仰，也就不围在上帝身边的其他的卫道士们多说什么了。实际上，我能意识到这点，就完全可以证明她灌输给我的道理所收到的效果到底有多大。

现在我仍旧这么想。但是年轻人的真挚中依然不缺乏严酷的地方。起先我将火盆地狱和上帝动辄施报看得很严肃，认为它们正如布莱登的钢铁厂和罗顿的陶器厂一样，也是真实存在的，但不久以后，我就又同样严肃地将它们抛到了脑后。

你知道，加比塔斯先生有的时候也像平常所说的那样“关心”我，劝我应该继续读书，为了使我能够抵抗时代的毒素，他善意地将伯布尔的《答怀疑论》借给了我，并且将我的精力吸引到克莱顿学校的图书馆。

出色的伯布尔给我的思想带来极大的震撼。从他给怀疑论者的回答中，好像能够清楚地看见我到现在为止像承受阳光雨露一样接受的正统教义的学说是多么拙劣，它已经被否定，以后更不算什么了。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从学校借来第一本书，它凑巧正是美国版的《雪莱文集》，里面有他空泛的诗篇与夸夸其谈的文章。我不久就成熟得敢于公然讲出自己对宗教信仰的怀疑了。没过多久，我又在基督教青年会上认识了帕洛德，在我答应严守秘密以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信徒”。他借给我几本杂